



洗车河

悠悠
XiCheHe

神秘的梯玛、戏剧化石茅谷斯、古老的摆手舞、编织艺术之花西兰卡普、古朴精美的家具、淳朴原始的风俗……河边的古镇，青石板路洁净光亮，一座座吊脚楼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中……曾经繁荣而又沉寂。

撰文 黄柏权

摄影 李玉祥

河北教育出版社



悠悠洗车河

撰文 黄柏权

摄影 李玉祥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悠悠洗车河/ 黄柏权著; 李玉祥摄.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2

(小城故事)

ISBN 7-5434-4981-1

I. 悠... II. ①黄... ②李... III. 乡镇—概况—龙山县 IV. K926.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65310号

丛 书 名	小城故事
书 名	悠悠洗车河
作 者	黄柏权 李玉祥
责任编辑	周蓓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深圳(宝安)新兴印刷厂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4.75
版 次	200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981-1 /K. 229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

目 录

初识洗车河 / 1

古镇印象 / 5

古埠人家 / 6

青青石板街 / 14

临水作岩楼 / 22

玲珑凉亭桥 / 31

码头·水手·船 / 36

昨日的兴盛 / 44

赶场 / 52

二十八过年 / 57

舍巴日 / 65

土家风味 / 74

吊脚楼风情 / 79

西兰卡普 / 91

山地生活 / 99

哭嫁 / 109

声声乐悠扬 / 117

最后的梯玛 / 125

火塘梦幽幽 / 137

后记 /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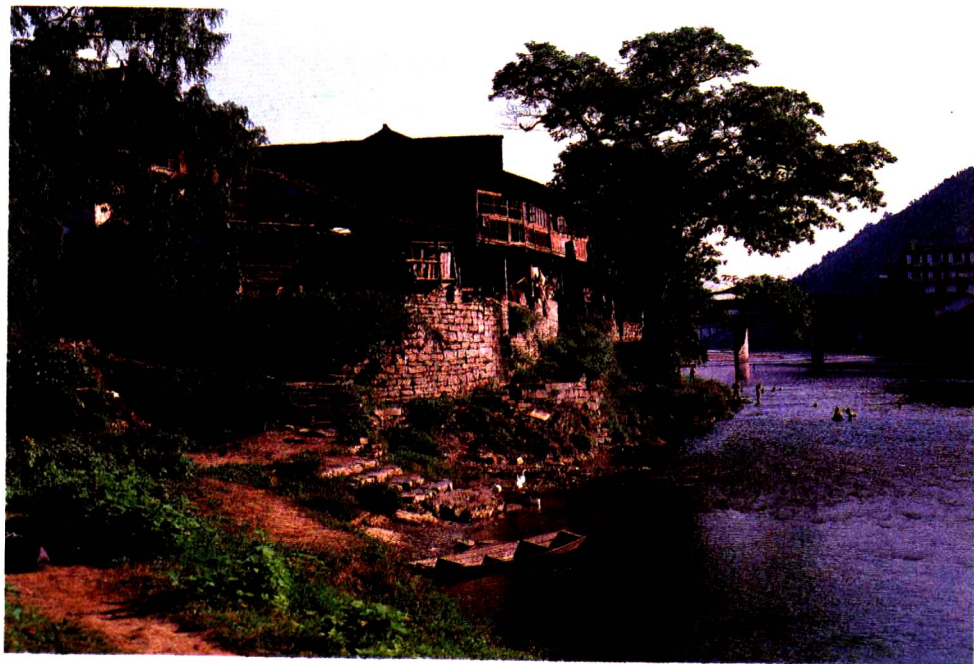


CHU SHI XI CHE HE

初识洗车河

初识洗车河缘于一次学术考察，一九九六年冬天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决定到土家族聚居区作一次田野作业，之所以选择洗车河，一是吉首大学土家语专家叶德书教授的建议；二是从资料中得知五十年代著名学者严学窘、汪明瑀、潘光旦都曾深入这里调查；三是听说这里还完整地保留土家族原生态文化。我们沿 209 国道前往目的地，当进入离洗车河不远处一座叫洛塔的大山时，立即被路边的景致所迷住，对岸的峡谷绝对壮观，绝壁上有飞瀑流出，真让人体会到“飞流

◇ 洗车河镇



YOU YOU XI CHE HE

悠悠洗车河 | 1



直下三千尺”的意境；更让人称奇的是：在洁白的雪地中突兀出千姿百态的石林，与玲珑剔透的树挂相映成趣，很是惹人眼目。翻过洛塔山，冰雪慢慢隐去，山上不断有了生机，前边的山谷中展现出一条河，这就是洗车河。

沿河南下，不断出现江南水乡特有的景致，阳光下弯弯曲曲的河水幽幽地向南流去，两岸不断出现片片古树翠竹，在茂林修竹间，一幢幢吊脚楼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或构成古镇，或组合成寨子，不由得使人想到沈从文笔下的白河风光。越往南地势越是开阔，寨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放眼望去每个寨子都很古朴，木屋青瓦，构建宏大，依山而面水，村口都有风景树点缀，炊烟不断从瓦屋顶上飘摇升腾，除不时的鸡鸣狗吠声，寨子寂静异常。河水绕寨而过，把一个个寨子映在河中，静静的，像一幅幅气势恢宏的山水画。尽管是寒冬，河边仍有妇女在捶打衣服，或清洗蔬菜。沙滩上三五一群的牧童烧起野火在玩耍，饥饿的牛群则在河岸专注地吃草。寨口都有一种固定在钢丝绳上的船，问当地人才知道叫“拉拉船”。船过去了，一会儿又被人拉过来，就像洗车河的水，流动不止。

洗车河虽然是一条很不起眼的小河，在中国的版图上很难找到它的所在，但酉水却十分出名，因为沈从文的《边城》写道：“白河上游分支数处，其中一到龙山。”洗车河是湖南省龙山县最为重要的河流，发源于北部的水沙坪，由北向南流，途中接纳了猛西河、靛房河、贾家寨河三条支流及七十六条小溪，在南端的隆头汇入酉水，白河即酉水；到龙山的白河支流即洗车河。

洗车河并非洗车辆的地方，它是土家语地名。土家语称之为“席泽”，即草河的意思。古时，河畔芳草萋萋、竹木葱笼，满目青山，幽幽绿水，后来用汉字记音，称为“洗车”。关于洗车河的来历还附会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相传，唐朝末年，在湘西北有一个势力强大的土王叫吴著冲，“吴著冲”也就是带领人们狩猎的头领。其统治中心在永顺老司城。管辖着今天桑植、保靖、龙山、永顺县地。其部属彭瑛却暗结人心，羽毛一天天丰满，起兵争夺王位。经过激烈战斗，吴著冲节节败退。一天深夜，大雨滂沱，吴王的探子得知彭瑛要

率部大举进攻。吴著冲知道自己敌不过对手，便带了家眷、亲信数万人，坐着木轮车，往西北方向仓惶逃走。他们上车的地方，就叫“首车”。进入龙山县以后，他们来到一处三叉路口，吴王灵机一动，不再往西方跑，却指挥部众向南进发。为了隐匿行踪，叫部下把木轮车用布幔笼罩起来。这个地方就叫“笼车”，后来人们就改叫“农车”。吴著冲一行继续冒雨前行，天亮了，来到一处依山面水的地方。这时，雨已停了，只见这里山青水绿，百花竞放，鸟语虫鸣，如同仙山佛地。追兵早已被甩掉，吴王下令休整。部下就把满是泥泞的木轮车推到河里去洗，于是，这个地方就叫“洗车”。大家尽情在水中玩耍，竟忘了河中的车，车已被远远冲走，才赶紧沿河追去，追到一个寨子才把车子捞了起来，这个地方就叫“捞车”。吴著冲觉得这里山高水长，易守难攻，树常绿，水常清，物产丰饶，民风淳朴，占天时、地利、人和，就决定在这一带安营扎寨，伺机再起。于是就沿洗车河上，选了一处险要的山峰，住了下来。部众伐木造屋，没几天工夫就修起了王府，吴王落脚安营的地方就叫“洛塔车”。前几年，还在此发现了不少文物。

洗车河的地名传说显然记录了一段刀光剑影的历史，也隐含着这是一条并不普通的河。事实也是如此。洗车河流域先后出土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址。一九六一年在洗车镇附近出土了虎纽铎于铎于，是我国古代一种青铜乐器，形如圆筒，上圜下虚，顶有纽可悬挂，以槌击之而鸣，多用于战争时指挥进退。虎纽铎于是指顶盘挂纽铸有虎像的铎于，这种铎于集中出土在今湘鄂渝黔边区，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土家族先民巴人的遗物。因为巴人信奉白虎为图腾，所以才铸虎像于铎于上，以后又出土过编钟、铜镜等青铜器。文化之流在这里从来就未间断过。

在洗车河流域虽然没有江南古镇那种豪宅大院和山水园林，也无法从村落建筑中找到浓浓的文气，但隐藏在山野中的古老民族文化犹如粒粒珠玉，若有人打开它，就会有惊人的发现。

古镇印象

从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风景区西行一百六十公里，在红岩镇沿红岩溪南下约十五公里有一个依山面水的小镇，北来的红岩溪与西出的猛西河在此交汇，此河即洗车河，镇以河命名，称之为洗车镇。两河垂直汇合形成“丁”字型，小镇沿河而立，自然形成三部分，所以洗车镇有“小武汉”之称。小镇东西两边分别为脉龙界、董补界，北边是洛塔界，三大界形成一座椅，洗车古镇就建在神奇的椅子上，靠山稳固，朝向开阔，是难得的风水宝地。小镇终年青山环抱，绿水缠绕，

◇ 洗车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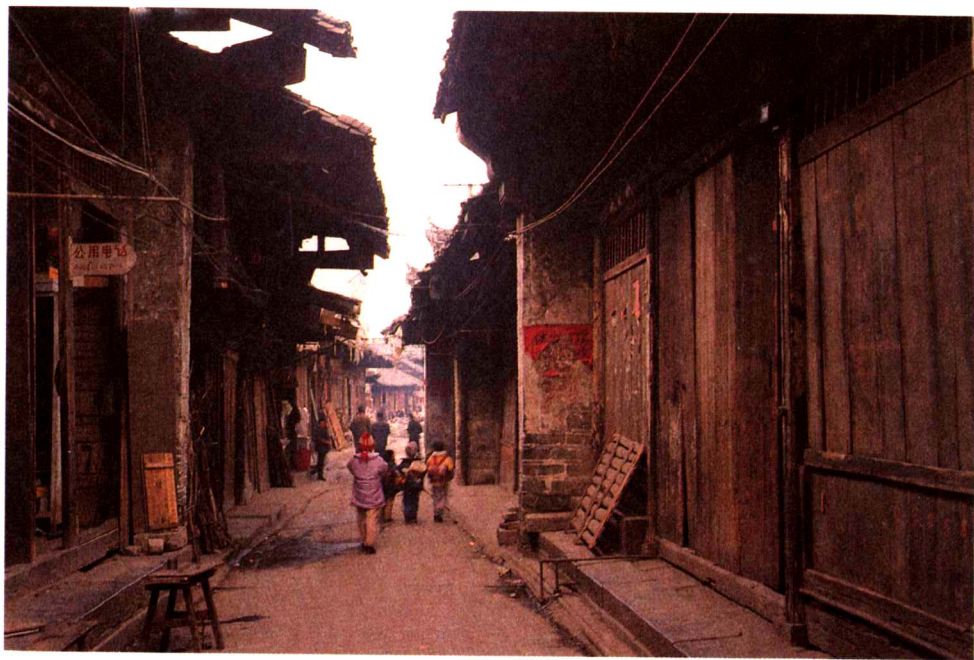


每值春天到来，满山的桐花、樱桃花、杜鹃花开得五彩斑斓，整个小镇掩隐在百花丛中，芳香四溢，仙山佛地难于及此。古镇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映成趣，移步一景，东有“仙鹅抱蛋”，西有“五凤朝阳”，北有“青龙摆尾”，南有“神龟镇潭”，中有“二桥卧波”。走进古镇更感古风徐徐吹来，古老的街道，古老的房屋，古老的故事，就像封存已久的陈年老酒，让人回味无穷。

古埠人家

走在洗车古镇的小巷，打听各户人家，就会惊奇地发现，几乎每户人家都是不同的姓氏，不同的民族，这与洗车河畔以姓氏聚居的血缘村落截然不同。原来，洗车镇是一个移民镇。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废除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外来人口陆续进入洗车河。外来移民既看上了洗车河山清水秀的风水，更是看中了山上丰富

◇ 老街



的物产和大山中难得的码头。从乾隆初年沅陵一欧姓人家进驻洗车镇开始，易家、胡家、陈家、李家、刘家等也相继到来。这些带着发财梦的外来移民，凭着特有的精明和勤劳，很快就站住了脚，并逐渐成为洗车镇的主人。河边的参天大树魔法般地变成了一座座高耸的吊脚楼，河里的青石板铺到了街面上，一座小镇初具规模。

在洗车镇至今仍流行这样的说法：“易家的银子，陈家的谷子，罗家的锭子（即拳头），刘家的顶子，胡家的牌子。”意思是说易氏家族的钱多，陈氏家族的田产多，罗氏家族的人爱习武，刘氏家族读书人多，胡氏家族则是徒有虚名。这几大姓多是从江西高安迁来的，所以在洗车镇有“无江西不成码头”之说，江西人支撑着洗车镇商业的半壁江山。

以汉族为主体的外来家族，以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宗族文化作为维系家族利益的精神支柱。刚入主洗车镇的江西人就迫不及待地于乾隆年间建了文庙和江西会馆——万寿宫，以儒家思想施教于民，以会馆作为联络同乡的场所，维护江西人在洗车镇的利益，建宗祠、序伦理、续家谱，增强血缘观念；行善举，做好事，赢得地方民众信任。以江西为主的汉族人最终在洗车镇立足。在所有外来人口中，陈氏家族是成功者的代表。

在洗车镇小河街的一栋小木房里我们拜访了陈氏后代陈渭新老人。老人已年过花甲，敦实的身子显得十分健康，红润的脸常常带着笑容，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开朗、乐观、平和、慈祥的老人。木房很小，一进三间，是祖传的家业，在昏暗的屋内摆放着简单陈旧的家具，这些家具与村子上土家农民用的完全一样，屋内的家电就一台老黑白电视和一个电饭锅。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老人睡的三滴水床，做工相当精细，是陈老母亲的嫁妆，从二百公里外的塔卧抬来，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这架古老的雕花床上还能看到一点儿当年陈氏家族富贵荣华的影子。老人从供销社主任位置退休后，只能靠400多元的退休金维持老两口的生计，还要补贴做小生意的大女儿一家。尽管生活过得如此艰苦，老人却很满足，忆及先辈的创业，老人仍激动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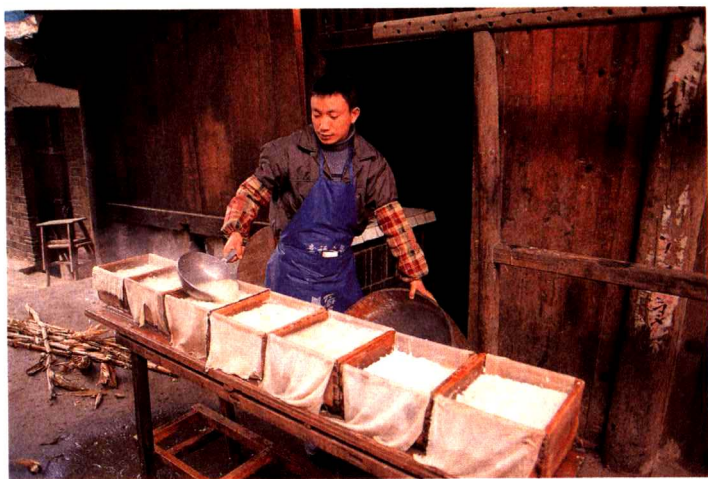
据老人回忆：他们的先祖陈地川从江西高安渭水河来到洗车镇



做皮匠，后被穆家招为上门女婿，生陈焕章。陈焕章生陈麟书、陈庆书、陈碧书。陈麟书生陈宏仁、宏义、宏礼、宏智、宏信；陈庆书生宏春、宏德、宏青、宏松、宏照，合为“仁义礼智信，春德青松照”，从中也看出陈氏的为人准则和对后人的期待。从陈焕章起开始做小生意，经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到宏字派，陈氏成为洗车镇的望族，人丁兴旺，生意红火，拥有“公茂三”、“公茂四”、“公茂松”、“公茂兴”等商号。陈氏家族靠勤劳成为洗车镇首富，占了洗车镇半壁河山。陈氏经商发家后，除购买洗车镇的商铺外，广置田产，每年收课谷多达十多万斤。

陈氏家族具有中国儒商的品质，热心公益事业，建公学，修桥铺路，曾三次修建洗车镇南边的茶元桥，铺设小河街后坡的石板路，开办龙山县第一家“民信柜”，在所有的善举中尤以赈济灾民至今还为人称道。一九一九年，龙山全县大旱，第二年发生大饥荒，与洗车镇毗邻的洛塔人民更是备受饥荒，为了赈济灾民，恢复生产，团总刘紫梁出面向“公茂三”借款，“公茂三”慷慨解囊，帮助洛塔人民重建家园。此外，陈氏家族还开仓赈饥，施粥救民，对本地人按户造册，平果供应。镇上老人每当忆及陈氏家族的善举仍佩服不已。

相传陈氏当年养了一百只狗，有一年过年，主人舀了一盆肉、一



- ◇ 万寿宫（左页上图）
- ◇ 戏台（左页下图）
- ◇ 传统做豆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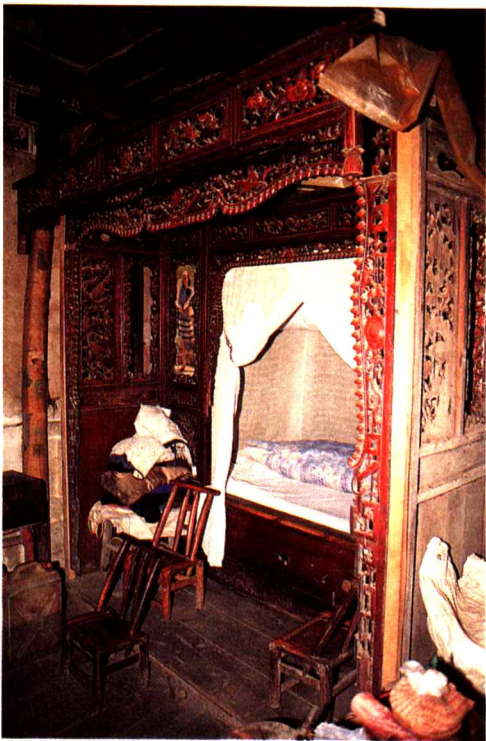


百份饭让狗过年，这些狗到狗槽前都不吃，陈氏家人觉得奇怪，过了一个时辰才清点狗，原来一只老狗未到。最后在楼板下找到这只老狗，老狗吃了以后其他狗才吃。这事传到了皇帝那儿，就派钦差巡察，钦差派人做了一百个肉包子试探那些狗，老狗不到，其他的狗果然不吃。皇帝感陈氏仁义，赐“义门之家”四个大字，高悬于陈氏祠堂大门上。

建在小河街的陈氏宗祠，宏伟气派，前有两圆门，中间一大厅，前边有戏台，雕梁画栋。每年清明会，全族聚集，商讨族内大事，旌表善举和用功者，惩罚违犯家规、族规者。因奖励苦读，陈氏家族也不乏读书人。陈宏钦，清末秀才，曾任湖南桃源县县长，为人正派，热心公益事业，其长子陈全光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次子陈全代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陈氏一方面注重维护家族内部秩序，续谱牒，建祠堂；另一方面陈氏与地方势力保持良好的关系，与当地大姓联姻，陈氏家族如日中天，不但成为洗车镇的首富，而且声名远扬。

陈宏春之后，陈氏家族日渐衰败。现在陈氏家族共有四代一百多人，除少数参加工作外，大多住在洗车镇的老房子里从事小本经营，生活过得相当艰辛。尽管如此，陈氏后代仍然保持先辈勤劳、节俭、善良的秉性。从陈氏家族的兴衰，我们体会到外来移民创业的艰辛，守业的不易。事道沧桑，变化无常，每个人都能从中体味到人生的哲理。

陈氏家族不过只代表了古埠人家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当地的土著。漫步在洗车镇街头，随便朝屋内张望，就会发现高墙深院的人家都有火房、火坑等陈设，红红的火苗无言地告诉人们，这些人家或是土著，或是土家化的外来人家。沿坡子街向上攀登三百四十多级，天街的尽头有一幢高墙深院，用石条砌成的大门相当讲究，门楣阴刻一副对联，上联为“满堂和风流市面”，下联为“四围清荫到波头”，横批是“退而宽”。房子解放前是刘家的老宅，从这门联可以想像得出当年刘氏家族崇尚自然、和气生财、谦和礼让的做人准则。土改时，房屋改给了现在的主人，房主叫田应弟，已八十八岁高龄，眼明耳聪，一米七几的身躯不弯不驼，长长的烟斗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银白的



◇ 陈渭新老人
◇ 陈渭新家中雕花床

胡须记录着岁月的沧桑，若不知其身份，还以为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高人。老人是后山草果人，地道的土家。一见面就让人自然地想到了土家人崇拜的武将田好汉的形象。老人上辈就来到洗车镇，跟周围山村许多土家人一样，被镇子的生活吸引，改变世代相袭的生活方式，完全脱离土地而寻找一种新的生活，田应弟凭高大魁梧的身材，十几岁就开始抬轿、挑力，足迹遍布龙山全县及邻近的来凤、永顺等地，老人的山歌也唱得特好，盖过周围几十里，龙山县文化馆多次上门采访录音。老人年轻时力气大、灵活、开朗，又会唱山歌，成为当地妇孺皆知的轿夫，“行行出状元”这句老话又一次被田应弟印证。田应弟在外抬轿挑力，妻子则带着女儿在家磨豆腐，虽然洗车河磨豆腐的人家多，田家的豆腐却小有名气。现在田应弟的女儿、外孙还在承袭长辈的事业。像这样靠做苦力和小手艺人住古镇的多为当地的土家人。

所以说古镇的兴旺发达是外来人和当地土著共同创造的结果，洗车古镇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根梁柱都凝聚了外来移民和当地土家的心血和汗水。

洗车镇是一个偏僻的商业小镇。古埠人家虽长期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但近代以后外来文化也日益浸染着当地人的生活。商业兴起后，做生意富裕起来的商人纷纷延师设塾，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设有胡家教馆、刘家教馆、陈家祠堂教馆、万寿宫教馆。除私塾外，一九二六年兴办新式小学，一九三六年小学已初具规模，抗战后，聘请外地教师到洗车河中心国民小学任教，学校开设外语、初等代数等课程。朗朗读书声使洗车镇从梦中惊醒，给洗车镇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商家的共识。据老者回忆，当时有一个叫王社安的外地人到洗车河镇教书，胡家天成生商号的老板看上其才华，主动负担了王氏一家人的生活，专门给他安排一幢吊脚楼读书。寒窗二载，王氏赴长沙考举人，未中，无颜回洗车河，胡家知道后派管事人到长沙将他找回。又供其苦读三年，终于金榜题名，官授翰林，王不忘胡氏恩德，率十七条船浩浩荡荡回洗车河，拜谢胡家。这件事轰动了洗车河，做生意发家的商人们都坚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清末民初，洗车镇虽说不上人才辈出，也不乏学有所成者。据查有罗教迅、陈权代等留学日本，罗氏还参加了同盟会，陈权官、谭琪等考上国内著名大学，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商业繁盛以后，“或以技艺至，或以贸易来”的各方人物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艺术，并在洗车镇生根开花，著名汉剧老艺人王老容，在洗车镇办了三届梨园科班，授徒数十人，其中生角陈全昭、刘维阶、罗永广，老旦徐国柱，老生罗双鱼，净角文太章，旦角陈立文等蜚声遐迩，对活跃洗车镇文化功不可没。此外刘维山的花鼓和九子鞭，郭炳斋、郭炳昭兄弟的木偶戏不逊阳春白雪。埠上有多处戏台，各商号踊跃出资购置服装道具赞助演出。逢年过节，汉戏、川戏、灯戏、阳戏、帷鼓戏、木偶戏等轮流演出，入夜，丝竹管弦不绝于耳，幽幽不歇，整个山镇，歌舞升平，通宵达旦。古埠人家沉浸在浓浓的文化氛